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四〇〇回 分給資財恩威並濟 誤肆劫掠冒昧而行

話說連環套眾嘍兵，見天霸等眾英雄將竇耳墩眾人一一捉住，真是個個心寒，人人膽怯，向天霸等哀求，免其一死，情願投降。天霸等准如所請，即命眾嘍兵趕速將前所有各處埋伏的地雷火炮，全行拆去。那些眾嘍兵怎敢怠慢，立刻，一齊到各處拆毀埋伏去了。這裡天霸道：「耳墩這老賊雖已被捉，眾頭目亦已被擒，但是他的家小必在後寨。咱們且將他家小搜尋出來，好一齊解往京師，聽候治罪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吳用人跪下道：「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稟：還求老爺俯納。竇耳墩雖然作惡，罪不容赦。他家小平時也甚正直。今禍首已被擒獲，自當按律治罪，可否祈求恩體罪屬不拿之意，免誅家小科條。耳墩將來雖明正典刑，他也要銜感大老爺大德。這是小人冒死仰求；只因小人眼見得他全家遭戮，實在不忍。」天霸本是個有義氣，有血性，傲上不凌下之人，今見吳用人如此哀求，心中也未免不忍，只得說道：「本總鎮本要全行拿獲，姑念你一再哀求，又道他家小亦甚正道。你可即傳言，令他們遷徙下山，另謀居住，安分為民。所有細軟資財，准他帶往，以示體恤！」吳用人聞言，磕了個頭，給天霸謝過，直向後寨而去了。及至到了後寨，早已不見。吳用人又尋了一遍，毫無形跡，知道是聞風逃去。只得復行出來，對天霸等稟知。天霸道：「既然畏罪而逃，也就算了。」卻好此時那些去毀埋伏的人也來稟報：地雷火炮已一一毀去。黃天霸即向眾嘍兵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從前皆是良民，誤入此地，本總鎮不為難你等，有家者歸家，無家者各尋生活，不得再蹈故轍！若無財產者，等本總鎮將竇耳墩所有家財查明，再行分給爾等，速速下山，各安生業。」

這些話一說，那些嘍兵個個感激無地，真個是歡聲動振，專候分給資財。

這裡黃天霸與朱光祖、關小西、計全、何路通四人，去到石室，將御馬敬謹牽出；又解竇耳墩出來。此時竇耳墩已經半死，不復從前那樣極惡窮凶。天霸等將他押解到大寨，與郝天龍等放在一處。又將那匹御馬拴在一旁，命人守好了。復去各處查點資財，以一半散給眾嘍兵下山；以一半帶了下來，充作沿途的經費。然後命人將連環套內所有的房屋，放起一把火來，燒得乾乾淨淨。然後與眾人帶了這一匹「日月驢驢」御馬，並押解竇耳墩五人下山。一直到了客店，大家住了歇息。即命店主人傳了好些木匠來，連夜的打了五個囚籠；又命鐵匠打些鐵索，就將竇耳墩五人等鎖起，打入囚籠。又將那無家可歸、情願投降的嘍兵，撥了二三十名，充作護勇，以便保護御馬，押解囚車。又請朱光祖會同褚標、李昆回淮安報信，分派已定。

停了一日，黃天霸等及一切人眾，保著御馬，押解囚車，直望京師進發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這日進了張家口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大家走得困乏，就樹林內稍為歇息。大家才坐下來，忽見林內竄出一人，渾身短衣靠紮，手執雙刀，一聲大喝：「你等哪裡去？快快丟下買路錢來！」說著就飛舞雙刀殺人。眾人一見，吃驚不小，報知天霸。天霸聞言，立刻跑到面前，正見那些侍從的人，被那手執雙刀的人，殺得亂奔亂走。天霸喝道：

「好大膽的囚徒，竟敢搶劫！快快留下名來，好讓我送你性命。」那人一見後面來一人，手執單刀，迎殺上來，他就應聲答道：「咱爺爺乃獨角蛟李霸是也！你是何人？敢來送死。」天霸大怒道：「這個賊囚！咱老爺乃總兵黃天霸是也。」獨角蛟聽說黃天霸三字，他知道不妙，也就急急的向天霸虛砍一刀，掉轉身向樹林內跑去。天霸見獨角蛟逃走，也就追趕下去。只見他進了樹林，片刻間已不知去向。天霸一人悵悵而回。

你道這獨角蛟是何人？原來離張家口八十里，有座臥牛崗，崗上有三個大盜：一喚抱不平王勇，一喚唬死人薛超，一喚都不怕胡廣。這三個大盜，專門在各處搶掠貪官污吏的財物，從來不劫劫經商過客的，因此也就從來不曾破過一案。這獨角蛟是臥牛崗上的一個頭目，這日因派他下山，打聽各路買賣。忽見黃天霸那一起護從，抬著囚車，他卻不曾看得明白，疑是一注大財，因此就下山來搶劫。及至黃天霸說出自己名姓，獨角蛟一聽，早已膽戰心驚——向來雖未曾過此人，卻是久仰大名。

又仰他是個忠義之士，而且素知他武藝出眾，因此料無本領與他對敵，所以戰不數會，逃入樹林內，跑回臥牛崗去了。及到了臥牛崗，見著王勇三人，行了禮，坐在一旁。胡廣首先問道：「兄弟你今日下山，打聽得有什麼買賣？」獨角蛟道：「三位兄長在上，小弟今日下崗，買賣倒不曾打聽出來，卻遇見一個三位兄長平時極敬重的那個人，小弟險些兒送了性命。」王勇道：「你這說的好不明白。這是個什麼人？你怎麼又險些兒送了性命？好叫我聽得氣悶！」獨角蛟道：「大哥！你不是平時常說，現在最了不得的英雄，只有一個黃天霸麼？」王勇道：「這天霸本來是天下第一英雄，你難道遇見了他不成？」獨角蛟道：「正是小弟遇見，因此險些兒送了性命的。」王勇道：「你遇見他也不算什麼，怎送了性命呢？」獨角蛟便將以前的事說了一遍。王勇道：「這本是怪你鹵莽，不打聽明白，就去動手麼！」當下薛超便與王勇道：「今李兄弟如此說法，黃天霸押解的那起，不是惡霸，定是強人了。」王勇道：「我有一事可疑，他怎麼從口外來的？他現在淮安施不全那裡做副將，忽然去到口外作什麼呢？」胡廣道：「好在早晚都要走此地，將他那跟隨的人，捉一兩個人問一問，就知道了。」王勇忙應道：「這主意我看來卻不妥。愚兄倒有一個方法，說出來不知二位兄弟可肯依從麼？」胡廣、薛超一齊答應，說：「只要大哥說出來，弟有什麼不從？」欲知王勇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